

中国经典爱情故事

梁山伯 与 祝英台

Liang Shanbo
Yu Zhu Yingtai



新漫画插图版

都说上虞县是个鱼米之乡，十分富饶。因为依山傍水的，所以是地肥人美，而要是说这里万花丛中谁最艳，那既不是满山红彤彤的杜鹃，也不是那鲜艳得惹眼的山茶，你若去问十个人，有十一个都会告诉你是祝家庄祝老员外的独女，叫英台的小姐。虽然谁也没有真正见过这位传奇的女子，只是曾在祝家庄当过奶娘的余大婶口中传得神乎其神，叫一些小伙子听了



心驰神往，而姑娘们更是又妒又羨。

要说这英台，她生下来就是富家小姐的命，听余大婶说最初抱着英台时才半个月大，可这小脸让人见了就犯晕。两眼睛漆黑漆黑的，就着烛光还有一种奇特的光辉，像是传说中的黑珍珠，而小脸蛋白白嫩嫩的像裹了蜜的桃，就怕自己的粗手不小心给刮上了痕，尤其是那小嘴红嘟嘟的，笑起来特别甜。且这孩子不怕生，见人就笑，那个招人喜欢啊，长大了定是个天仙下凡，余大婶第一次抱着她心里就是这么嘀咕着。所以其实关于英台的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形容，说白了也就是余大婶的一味的渲染，是根据她第一次见着这么可爱的孩子，又一心希冀着她长大后有多么多么漂亮，而添油加醋地到处宣传，才有了上虞县男女老幼们口中挂着的那位天仙。其实余大婶在英台五岁的时候就已经不在祝家干了，只是因为惦记那孩子，逢人总想说说，这心情才有了对于英台美貌的种种离奇传说罢了。

虽然英台并不如外头传的那样倾国倾城，却也的确是聪慧秀丽，明眸皓齿的。祝老员外膝下无子，独老来

得此一女，所以喜欢的像什么似的，恨不得拿了星星月亮来供着她。英台在家便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幸好自小喜读书，虽然小小年纪却读过一些圣人书，知书达理，明圣人言，不至于养成了蛮横无理的个性，只是对于那些女孩子家必读的烈女传等敬而远之，个性既倔强又刚强，这着实让祝员外不放心，这样要强的性子以后若是到了夫家哪里讨得了好。

又是香花遍野、微风和煦的时节，英台眼见窗外姹紫嫣红，自己却要关在这高高的阁楼之上，面对这么多的针啊线的，顿觉人生无趣，难道





女孩子家就只能整天关在房里绣花绣草绣鸳鸯吗？就算我再巧的手，就算拿着金针银线把太阳绣下来又有什么用呢？再美的花再艳的阳光要被关进了这样的阁楼，只怕也与自己的命运一般无二吧！除了空虚寂寞，还能有什么？这样天长日久下去，什么都会褪了颜色，显得憔悴了。窗棂上，两只喜鹊嬉闹着又飞进了花丛，一阵跳跃，震落了一地花瓣。连鸟儿都有飞翔的自由，我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却只能看见这方框里的天空吗？英台的手扶着窗棂，多想伸出手去抓住那枝头的红艳，抓住这阳光的和暖，抓住微熏的青草

香，抓住春天和自由。她的手触到了那考究的云层花纹的砚台，上边是早已干透的墨迹。旁边原来放书的地方如今只剩一摞白纸，为了让她专心女红，母亲拿走了所有的书。在她的眼中，女孩子最大的成功在于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及称职的母亲，而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祥的母亲是并不需要念那么多书识那么多字的，她们只要会做衣做帽做鞋做袜，能安分守己，能相夫教子，就不会受到任何人的谴责。却不知道是否天底下所有的女子都这样心安理得地接受这注定的命运，或者也有如英台一般心中总有一份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重复这样命运的人。不能就这样一辈子，哪怕这些就是上天给你安排好了的路，也要在上路前随自己的心愿为自己添上一笔亮丽，也好为以后这枯





燥漫长却别无他法的日子留点回忆的甜蜜。

早就听说杭州是个读书的好地方，那里的学堂有最有学问的先生，既然自己如此喜爱读书，可父亲又是那样的不喜欢自己碰书，不如让他来个眼不见心不烦，自己到杭州去读书，这样也就不会招他老人家讨厌，也可以不必再听他那些关于三从四德的唠叨，岂不是一举两得？只是学堂都是为那些求功名的男子们开设的，并没有为女子开设的学堂啊！更何况自古男女授受不亲，哪里有未出阁的小姐与男子们一同吃住的道理，这



样的提议爹爹是万万不会答应的。这样想着，好不容易舒展的眉头重又拧了起来。

丫环银心眼见英台小姐日渐消瘦，每天都是郁郁寡欢的样子，很是心疼，不禁讨好地问：“小姐，你这两天究竟怎么了？身体难受吗？”说着用手搭了搭她的额头，英台闷闷地转过脸去，“没有发烧啊！”银心自言自语道，“要不我陪你从

后墙溜出去玩玩吧！今天正是赶集的日子，街上热闹得很，说不定还有你爱看的杂耍呢。玉奴才从街上给



我带了包糖炒栗子过来，你要不要尝尝？我给你拿点来。”她说说着起身要走，却被英台一把拉住，“银心，我的好妹妹，我再也不是小孩子了，不是一包栗子、一场杂耍、偷偷溜出去玩一次就马上能喜笑颜开的我了。我们自小情同姐妹，有什么事也从不瞒你，这样荒芜的日子我是没法过了，我想到杭州城去拜师念书……”

“到杭州？”银心嘴巴张得好大，看来是被小姐的这个念头给吓

坏了，“小姐，杭州那么远……这、这……你要是想看书，银心可以给你想想办法，街上去买或者干脆到老爷柜子里偷，都是没问题的，只是你那个去杭州的念头最好打消。老爷夫人可就你一个女儿，要是你出了什么乱子，我不是要给打死了吗？再说就是老爷夫人不怪罪，我也不放心你一个人跑这么远，何况你在府里打小就没出过远门，外边坏人可多得很……”



“银心！”英台没等已经语无伦次的小丫头说完便立马打断了她，“我可就你一个好妹妹，你要是不帮我就真的没人帮我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说完英台便注视着银心。

“不行不行，这是肯定不行的，老爷知道了可是要扒我的皮的……”

“你别怕，只要你乖乖地按我说的做，我保证你没事儿。”

“小姐！”银心几近恳求，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银心！”英台一声娇叱，吓得这小丫头差点没了





方向，以为小姐定要好好地训自己一番，心里是打定了主意，要打要骂，随她就是了，可这事打死也应允不得，便双眼一闭作视死如归状。哪知小姐只是紧紧握住了她的手，且有湿润的水滴在自己的手背上，两眼一睁，映入眼帘的便是小姐双目含泪哀婉凄楚的容颜，英台握着银心的手泣不成声，如雨打梨花似的，银心在睁眼的刹那就心知不妙，果然不出她所料，明知她见不得哭的，小姐怎么老出这招，看她满面泪痕的样子，就是明知道前面是陷阱，银心也只有往下跳了，她是怎么样也没有办法看着平日里无忧无虑的小姐整天愁眉苦脸、泪水涟涟的。英台眼见银心已有动摇之

意，便赶紧收了泪水，把自己的主意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只听得银心背上凉飕飕。虽然只是早春二月的天气，仍把银心惊出一身冷汗，这要是顺利那还罢，可要是中间任何一个环节被老爷或夫人知道戳穿，那可至少得掉一层皮啊！“银心，只要你镇静一点，应该是不会出什么岔子的，我的这出戏肯定能说服我爹爹的，到时候我再好好谢你……”英台拍拍已经听得呆若木鸡的银心，“好了，就这样办了，你先下去吧！别忘了我关照你的话。”放开手心已经都是汗的银心，英台不禁为自己的好计谋得意地偷笑起来，刚刚的那番计划一定是把银心吓坏了，不过凭这丫头的机敏，应该是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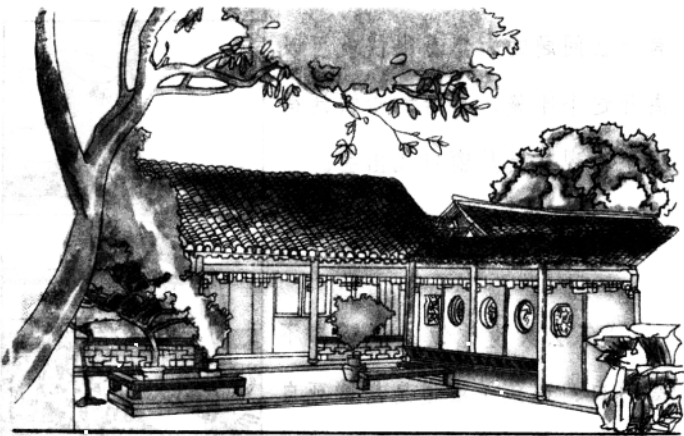
有什么问题的。想着很快就可以离开这个牢笼，英台的心快活得恨不得现在就从窗口飞出去。

“怎么又没吃饭？连汤都不喝一口？这孩子难道是想饿死自己啊？”看着银心端下楼来的饭菜，祝员外不禁摇头叹息，“这可如何是好啊？英台这孩子已经一天没进食了，水也不喝一口，就她这身子骨，怎么行啊？”



“银心，小姐究竟怎么了？吃坏东西了还是着了风寒了？整日叫你好生服侍，现在弄得茶不思饭不想的！”祝员外虽然已经年迈，却仍是声如洪钟，说起话来震天动地的。

可银心并没有因为他的话吓得手足无措，反而轻轻接口：“小姐哪里是真有什么病，还不是心病。”



“怎么，她还想着要去杭州念书？这孩子也实在太任性了，这也不能怪我心硬不答应她，只是从古至今就没有女儿家上学堂混在男人群里的道理，何况我家世代书香门第，又不是寻常农户，可容女儿在外抛头露面的，这换了哪个当爹的都是不会应允的呀！”祝员外眼见女儿不思茶饭也是心慌意乱的，偏偏女儿提出的又是这么个没道理的要求，叫他这个做爹的该如何是好。答应也不是，不答应难道看着自己的女儿一天天这样下去？急得他在大厅中直转悠，不知该怎么办，正在两难之际，竟拿银心当成了救命稻草。“银心，我知道你和

小姐自小感情就好，你在我家虽为丫鬟，可我和夫人也一直拿你当自家女儿看待，从未亏待你，你去好好劝劝小姐，你们年龄相仿，比我们说得上话。”

银心正愁不知该如何开口“献计”，一听员外求援，赶忙放下手中的饭菜背起小姐交代的话：“依我看小姐这念头也来得奇怪，老爷试想一般千金小姐哪里会有这违背常理的想法，可见我们家小姐非一般人可比，所以老爷对她也不能用一般的办法。我听说庙边新来一位测字先生，算卦十分准，不如叫他来问问吉凶，也免得草率决定，误了小姐。”

“这也行，问问也无妨。”见员外答应了，银心赶忙出厅。不一会，一阵脚步声传来，“老爷，夫人，算命先生来了！”还没进门银



心便嚷起来。

“噢，怎么来得这样快？”员外暗忖。

“先生请坐！”员外赶忙让座。“不敢不敢！”只见进来一位蓝衣蓝帽的先生，一手拿了一个测字招牌，一手拿了个八卦。这位先生落了座，银心便暗笑着退向了一旁。

“这位先生好生面善啊……”员外很意外，只觉得他像极了英台的表兄。

“员外叫小生来是算命还是测字啊？”没想到这位先生倒是开门见山，也不客套。

“我们是想给小女算一卦，问个吉凶。”

